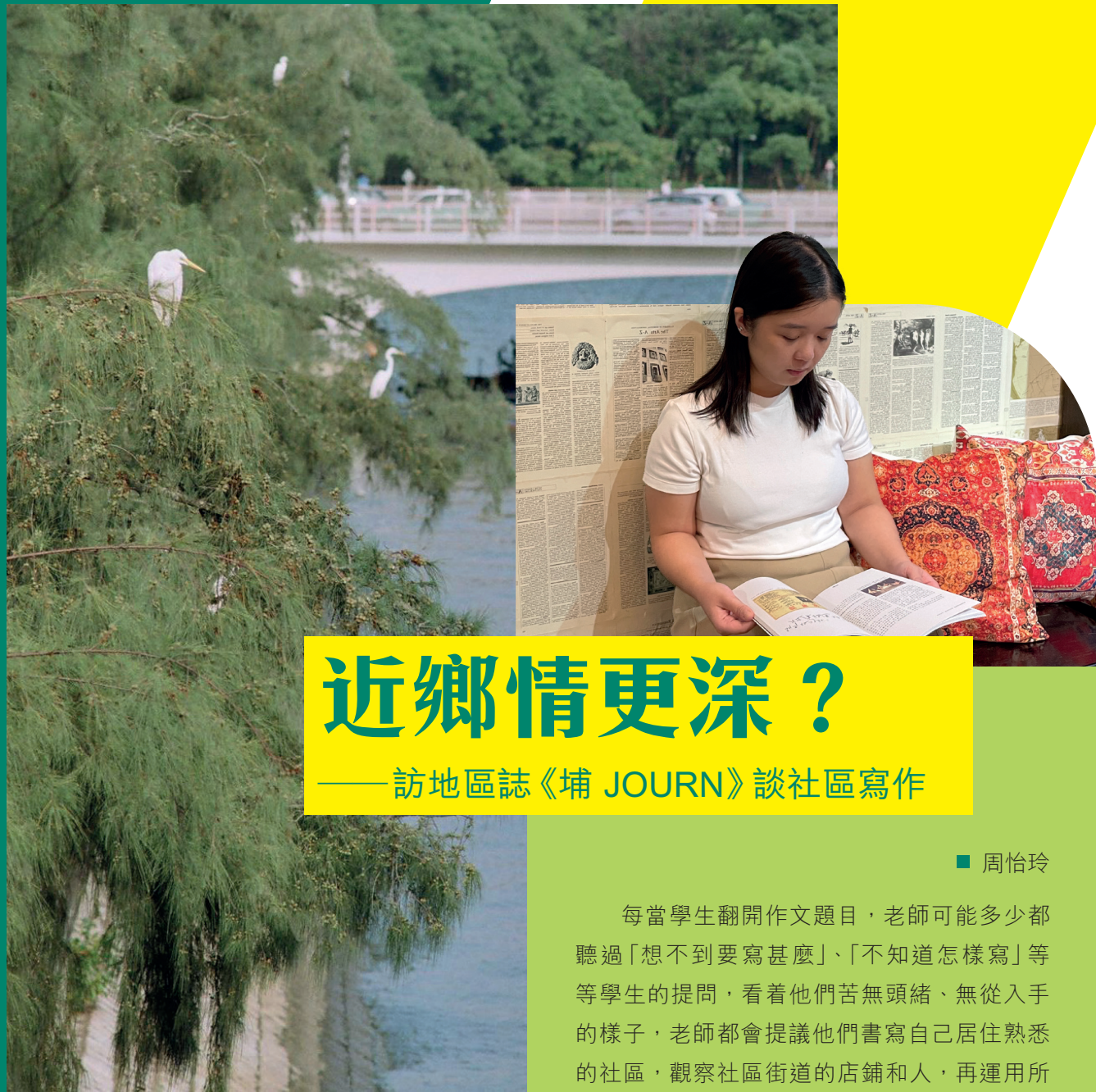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近鄉情更深？

——訪地區誌《埔 JOURN》談社區寫作

■ 周怡玲

每當學生翻開作文題目，老師可能多少都聽過「想不到要寫甚麼」、「不知道怎樣寫」等等學生的提問，看着他們苦無頭緒、無從入手的樣子，老師都會提議他們書寫自己居住熟悉的社區，觀察社區街道的店鋪和人，再運用所學的五感、邏輯順序、借景/物/事抒情等不同寫作手法，梳理文章脈絡……此時，學生可能就會打斷道：「老師，附近來來去去都是一個樣子，有甚麼值得寫？」「老師，我根本不熟悉周遭社區，那可以寫甚麼？」這次，我們就訪問了《埔 JOURN》的創辦人何映彤（Vicky），從她辦地區誌的經驗，談談我們有何方法幫助學生熟悉社區、提升寫作。

## 社區寫作 由親身步行開始

過去中文教育研究學者曾調查香港學生作文時遇到的困難，分別歸類為與題材、組織、表達、語言運用及其他相關的困難，而如果將寫作的過程簡化為如何提取腦內資料 → 取捨寫作素材 → 選擇合適的結構和手法 → 完成文章，老師日常在中文課堂上致力向學生灌輸的語文知識，正正就針對上述不同寫作步驟和遇到的困難，何以學生仍會束手無策？其中一個關鍵就是「提取腦內資料」的前提，學生平日有否儲存若干的經驗。簡單如〈我最喜愛的動物〉，假如學生平日只會在學校、家中兩地往返，沒有留意、甚至沒有接觸不同的動物，又從何而談「最喜愛的動物」。於是，老師會鼓勵學生多觀察社區、留意周遭的環境，打開五感，記錄細節等等。說來容易，具體又可以怎樣做？

在創辦《埔 JOURN》前，Vicky 本是報章記者，後來辭去全職，自資出版這份主題式的雜誌，讓區內區外的人都更加認識大埔。這名「大埔友」回到土生土長的社區，記錄成長地，又會怎樣觀察自己的社區？「其實有點難用三言兩語解釋，可能我有一種里長的心態，即是當你有歸屬感的時候，（這個地區）所有事都與你有關。你關心那件事，你就自然會去看。」Vicky 說。她舉大埔廣場為例，中學放學後想消磨時間，就天天相約同學逐間店鋪「巡視」，久而久之就開始發現，有些以前經常光顧的店鋪可能突然結業了。Vicky 由幼稚園至中學都在大埔區，三四代人都住大埔，雖然不是原居民，但祖父母和父母輩的社交圈子全都在大埔，對她來說，大埔就是她二十四小時逗留、出沒的區域。觀察社區，變成了自然而然的事。

只是天天重複又重複經過相同的街道，如何從中找出特別之處？訪問 Vicky 前一兩天，筆者看過一個街訪，隨機抽問中學生課餘時大多到甚麼地方，除了旺角、銅鑼灣外，最多人回答的竟然是到主題樂園，皆因他們購買了年票，放學後入園「行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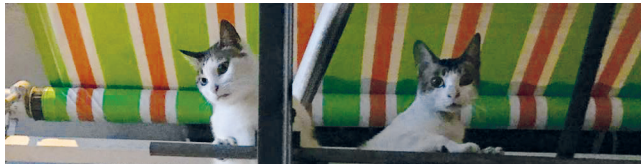


圈」。「可能是視乎該地區能不能為我們帶來衝擊。」當很多地區的店鋪都變了連鎖店，小店愈來愈少，走到哪裏都見到一式一樣的店鋪，Vicky 認為要學生社區寫作，最困難的是對社區沒有歸屬感。

「雖然這樣說很『老土』，但的確是時代變遷，我們愈來愈富裕。為甚麼我爸爸小時候在村內能結識眾多朋友，只是因為沒有錢，交通又不發達，只能在附近玩泥沙，社區的人情是被規限出來而慢慢建立的。」到 Vicky 的少女時代，放學後去看電影、唱卡拉 OK，活動範圍最多也只是遠至沙田，留在大埔的時間更多。「我們沒事可做時可能就會乘搭 71K，這是一條兜勻全大埔的巴士路線，當年還沒有冷氣。而當現在的年輕人有更多選擇的時候，始終世界真的很大，他始終會找到更加喜歡去玩樂、探索的地方，可能出去影拍貼，或者甚至去亞博看演唱會。」當年輕人的選擇更多，就不會被限於社區，對自身社區的歸屬感自然較少。

「所有知識都是無盡頭的，而人的時間是有限的，就視乎你將時間用在甚麼地方。如果你一心一意將時間用在自己的社區，（所見所聞）會慢慢累積的。」Vicky 指出，如果學生被賦予一個任務，要求一定要寫大埔，那麼學生總要親身走到社區步行多些，而不是單靠坐在課室就能憑空想像，「真的要我們都要身體力行去做。」正如樊善標教授在一個談社區書寫的訪問提及：「你真的感受得到那小店對你而言的感情嗎？如果真的感受到，你就寫，但若你沒有感受到，就不要寫。你得先理解、先體會，再說





愛它或恨它，而不是去歌頌對地方的愛。如果真的理解，應該會傾向於愛，但就算要恨，也會是有理由的恨，最害怕就是人云亦云。」學生收集寫作的「腦內材料」，還得親身落區，打開五感，記自己所見，抒自己所感，才是最真實動人的作品。

## 吸引學生 老師是最佳示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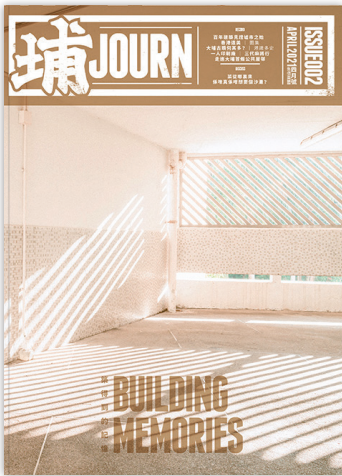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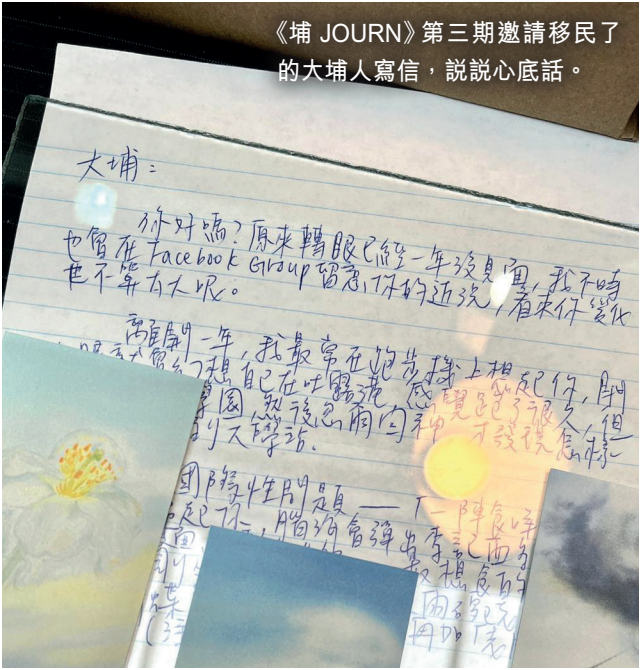
說了那麼多，觀察社區的最佳方法就是多花時間到社區步行，可是知易行難，假如遇到學生推搪、不願意動身、嫌這嫌那，老師又有何辦法？Vicky 低頭思考了一會，道：「其實人好簡單，開心的事情就能吸引你。我剛才分享那麼多大埔的事物，全因我在這裏生活得開心。如果有些人在自己的地方過得不快樂，那他為甚麼還會喜歡這個地方？現在不少學生參加各種補習，放學就只是搭車到補習社、或者直接回家，甚至連休息、娛樂的時間都不多，他當然不會研究社區。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年輕人，或者下一代都關心自己的社區，我們有沒有辦法提供快樂給他們？」她指的快樂不一定是摘下天上的星星送給學生，而是十分簡單的方法，就是老師自己都要身體力行：例如老師買了一個很漂亮的文具盒，向學生介紹，就會吸引到他們，因為他們都想擁有漂亮的東西。然後老師乘勢跟學生分享發掘文具盒的過程、故事，學生自然就會聽進心坎，可能課後就會自發沿老師口述的路線走一遍。

「可能真的是時代不同了，你要幫他們聚焦在一個地方。假如大埔遲些也變得只剩下連鎖店鋪，甚至休憩地方都變成新樓，或者這個地方不再漂亮了，可能真的沒有令他們要喜歡這個地方的理由。那我們有沒有嘗試將自己喜歡的生活模式延續呢？如果老師本身不曾思考自己怎樣令社區變得更好的

時候，何解會期望下一代都喜歡這裏呢？」Vicky 強調，學生愈來愈不關心社區，對身邊的事情不聞不問，不願意踏出一步，都是事出必有因。「其實社會提供甚麼予年輕人，他們就會變成甚麼模樣。現在是你希望學生書寫社區、熟悉社區，這是你的目的，那麼你就有責任想辦法達到，思考怎樣推廣社區的特色給年輕人，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。」

## 大埔的人情味 最不捨的大埔

當老師扭盡六壬，想盡辦法吸引學生觀察社區，如此熱愛大埔的 Vicky 難道是打從娘胎起就喜歡這個社區？她指最大原因可能是大埔城鄉共生，她形容這是老掉牙的說法，卻是事實。「當你住鄉郊，出門就會碰見鄰居打招呼，自然關係較親密。大埔人也樂於跟別人做朋友。更多時候，並不是我主動問人、找人聊天的。記得我小時候去文具鋪，收銀姨姨會突然問我：『你媽咪未放工啊？』此時才會從記憶中追溯這位姨姨只是幼稚園同學的家長，而我跟她女兒並不熟絡。」她續說，大埔新街市李記的茶水檔是她爸爸的朋友，如果她自己去李記



吃飯，夥計會主動上前跟她說她爸爸甚麼時候來過、坐在哪個位置，而不是向她問及她爸爸的近況。

Vicky 又說，大埔人覺得人人都在住同一個地區，有一種「自己友」的歸屬感。「好似住大埔，或者在大埔長大，就已經是一分子。」有朋友曾跟她說，發現大埔人最喜歡周圍跟別人講自己是大埔人。她起初也沒察覺，「後來我才回想起，可能因為大埔人好喜歡提起自己住在大埔，所以別人才覺得人人都住在大埔，形成大埔人到處說自己是大埔人的印象。但是住在葵芳的人不會整天提起自己住葵芳，又或者住觀塘的人，也不會說自己是秀茂坪人等等。」加上 Vicky 辦《埔 JOURN》時經常落區找人聊天、訪問，不少街坊都自言大埔人非常喜歡步行，「當你步行的時候，其實你會見到這個社區好多事物，例如這間鋪頭執笠了，那間店今天早關門，又或者近處有人爭執拗撬，遠處有店鋪新開張減價，你都會不知不覺留意到，也漸漸建立了感情。又例如屋苑倒垃圾的哥哥，一年見到他的次數一隻手數清，但時間一久，有時我在大埔其他地方見到他，就是會認到、記得他。」時間的累積，潛移默化的記憶，往往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所在。

社區不斷在改變，不少大埔小店和茶餐廳相繼結業，Vicky 直言自己記憶中的大埔跟她父親那一代記憶的大埔也絕不相同。她中學時代經常流連的海棠茶餐廳和紅洋蔥餐廳結業，她感到可惜，而父親毫無不捨之情。「不同年代的人，看到的大埔

就不同。我現在很不捨得的人事物，對我阿爸那一代來說是新的事物，他對這些事物可能沒有感情。」

熱愛這片土地到為它自費辦地方誌、為它留下紀錄，面對社區的面貌急速改變，最後問 Vicky：如果他日大埔小店全都變成連鎖，你覺得你還會否如此喜歡大埔？她靜思了幾秒，回答道：「世界上沒有事情是千古不變的，一定是循環。我可以好自豪地說，我可以有耐心等待它變，繼續付出。現在可能很多人覺得鋪頭執笠，令他們好沮喪，但難道你想佢蝕錢也繼續經營？經濟有高有低，全球經濟都一樣，有崛起的時候，香港過去已經豐盛過了，可能開始漸漸被其他地方超越。如果結業對小店來說是最好的選擇，說不定將來有一日，他們能夠重新租鋪，再度經營。如果他們在其他地方賺到錢，或者萌生新的創業心態，或者想到一種新的經營模式，也可以回到大埔，沒有人說他們不能從頭再來。」她笑一笑，說：「其實這種心態可能證明了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地方。」

如果能像 Vicky 這般熱愛自己的家園，相信語文能力高或低的同學，都能寫出感人至誠的好作品。

